

■新作聚焦

韩少功长篇小说《日夜书》： 求奇友 觅赤心

□方 能

韩少功的《日夜书》以“我”的口气写出,为旧友立传似的,一章章娓娓道来。书中虽无“求友”、“觅心”的字样,但我以为这就是一本求友、觅心的书——求的是“读奇书,做奇事、交奇友”的奇友;觅的是担当天下的赤心。

小说第2章写初中刚毕业的“我”追随“哥们姐们”下乡,就拉开了这种“求”、“觅”的序幕:

我去学校查看升学(升高中)名单的公告……这时的学校都成了旅客散尽的站台……白墙上到处是红卫兵的标语残迹……“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”——不知是谁临走前在墙上涂沫下这样的笔墨悲壮。我又习惯性地走进208、209、311……一张床是空的,另一张床也是空的……我踢到一个空纸盒,呼吸到伙伴们的气息,包括女孩子们身上似香若甜的气息——那些喜欢做鬼脸和发尖声的姐们。

亲爱的,我被你们抛弃了。
我……于是……决定放弃自己的升学。
“我”追上这支队伍,主动下放白马湖,做“哥们们”的一个小子。“我”跟上下放队伍不是求热闹的,也不全是求浪漫的小资情调,而确有向往“奇”、“赤”的心理——“我”以为队伍中有高奇赤心之士可为师、为友,于是,对先下乡的知青头儿郭长子说:“我跟你一起走。”

奇人——奇士——奇友。在“我”心目中,有赤心的奇士方可为奇友。

之后,“我”听说别处知青点中有立志获国际小提琴奖的奇人、有立志为国造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奇士,遂激情涌动:白马湖中真有这样可为奇友的人?

大甲:

大甲外号“公用鳖”,凡物公用、乱用;有艺术天赋,好吹牛,自封为伟大艺术家,笑起来无比天真。开批斗会时“大甲一笑就大嘴哈哈吹天喜地,又拍手,又跺脚,一不留神往后翻,只能到板凳后面去找人了”。他以杰出的才艺轻松摆脱了知青们都要面临的管控、饥饿和劳累,超然世外,不愧为奇人异士,因此,抢先进入“我”的视野,率先写到。

但大甲以赌体重诳“我”饭票,赌吃死人骨头,煮死人头作标本,是为恶趣而非艺术;后来,在世界画坛倒腾“装置”、“行为”,以冻肉般的人体画图解白马湖的乡村痞话,都只因“艺术不过是可以偶尔 high 一下的把戏”——他对自己最看重的艺术都无赤心,不用说对其他了。

当大部头的图书在人们手上越来越显得沉重时,读书人开始怀念小开本图书的年代。袖珍本不仅面貌可爱,同时也容易亲近,灵动的气息在方寸间氤氲开来。徐景权的《写给80后女儿》就是这样一本小书,在有限的容积内盛放着自身敦实的重量。

徐景权的这本小书,确切说来就是两封长信,这些文字熨帖着人的肺腑,清朗疏阔、亲切可人、简单温暖,让人血脉贲张、热泪盈眶。书中的一句话,都给人以一种上升的力量。

在我看来,任何优秀的文字,在写作的过程中都是私人的、隐蔽的、忘我的、遗世独立的,尽管在某些人看来,如此会有点小我,但同时,也正因为这点小我,使“我”在世界面前后退了一步,由此廓清外面世界的层层喧嚣,给“我”独自思考以及与世界对话的可能,也方便了“我”接近事物的本质以及担当“大我”的重任。

徐景权的这本《写给80后女儿》更是加深了我对此点的理解。徐景权将这些隐蔽性的文字一枚枚码出来,其中既有关于女儿童年往事的回忆,也有自我内心的分享,还有对女儿的谆谆教诲以及殷殷期待。可以想象,在那样一个月明之夜,日常事务与内心重担统统擱开,世界清寂、书卷铺展,此时内心深处惟有身在远方的女

大甲是奇人、奇士,但却非奇友,因无赤心。

小安子:

小安子是女知青,“脸盘子太靓,靓得有一种尖叫感和寒冷感”,在知青点净干些惊世骇俗的事:冰天雪地下湖游泳,吃男人也不敢吃的蛇,杀猪时溅了一身血,还“一个血人哼哼唧唧地走回宿舍,吓得旁人四处躲闪大惊失色,她却得意洋洋地找来一面镜子端详,索性把自己抹成一个大红脸”。但是,她的骨子里仍是个怕毛毛虫、在雨中独自散步的文艺女子,实在是出奇。

小安子曾“伸过一只手来”,要“我”和她“扮演私奔”,但“我”婉拒了这种结盟。原因除“我”的小弟身份外,还因我明白她的人生理想“就是抱一把吉他,穿一条黑色长裙,在全世界到处流浪”——有爱情自由的痴心,无对家庭婚姻的赤心。后抛弃丈夫,和女儿出国飘荡,客死非洲。

小安子是奇人、奇女,却非奇友,只因她有痴心而无赤心。

马涛:

马涛曾是知青部落中隐身的思想领袖,关心天下国家,博读各种思想读物,能写警句满纸的文章,组织思想沙龙,“引我走入知识之途”,甚至秘密组建政党以匡扶天下,似够得上“大丈夫当为天下奇”的标准。“我”后来怀念感激他,是把早期的他当成有大赤心的奇友看的。

但马涛后来变了质。他逐渐变得漠视身边人,只顾自己,路遇流血女知青不施援手,逼着妹妹为帮他减刑而受辱,出国后还逼迫懂外语的妻子为他争取“中国民间思想家”席位。马涛是奇人、奇士,曾是“我”的师友,却终非奇友,因为他终缺赤心。

马楠:

马楠是马涛之妹,却不是奇人。如果说有点奇,只能是胆小得出奇:鞭打在手时竟然怕手心的热气点燃了它,要左手拿一下,右手拿一下。貌、才均平实,嘴也笨,不懂男女间起码的风情浪漫。但就是她,成了“我”的妻,共度以后岁月。

马楠在其兄被捕后,拒绝出去避风头,说:“我们什么坏事也没做,如果连这样的人也只能死,那我就死好了。”以后,几个姐姐欺凌折磨她,领导以保马涛减刑为诱饵奸污她,她都扛下来,令人心酸、惊叹。只因她“心疼她们(姐姐)”,“因为他们脸上有爸爸的影子,妈妈的影子”。

■评 论

——读《写给80后女儿》

□朱 强

儿。面对这些,徐景权是坦然的、直率的,因此,他的感情无疑是真挚的、美好的。

同时,这一册书所涉及的所有关于女儿的回忆,都不完全是女儿个人的记忆,它也是那一辈人的共同记忆,以及那个时代的某些记忆。那些有关女儿成长的经验,也不完全是她独有的经验,同时也是所有“80后”孩子的共同经验。因此,这本书所裨益的对象,也超越了女儿,向四面八方辐射。所有孩子的家长在《写给80后女儿》面前都将是受益者,从这个意义上讲,这本小书既有私人化的真实、真挚、动人,同时也能引起广泛的共鸣与共鸣。

《写给80后女儿》既是一本娓娓道来、情真意切的家书,也是一本宏大的叙事散文。沉重与轻盈是文学可能将人带往的两种境地,但是徐景权似乎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将我们带往哪里,甚至根本就没有想过要与“文学”攀上任何关系,只是在用心给女儿写信,情感渗透纸背,

用女儿最为熟悉也最为亲切的话语,帮她理解那些潜藏在生活内里的幽微纹理。

徐景权不大喜欢把文字塑造成一株盆景,摆放在显耀的位置,看它搔首弄姿、卖弄文采。他更希望文字能发挥实际的作用,他轻易不肯出招,一旦出招,就务必点到要穴上去,甚至于,他直接把书写当做了某一剂补药。1998年的7月,徐家有女初长成,他把这一剂药灌输到女儿的思想里,在这些清苦大补的汁液中,女儿也因此出落得更加亭亭玉立,正直而清丽,优雅而饱含蕴藉。2012年7月,恰当女儿身为人母,他洋洋洒洒地又是一封长信寄过给她,这中间横亘的跨度,不仅仅是时光里的14年,同时也是女儿身份与内心长河的巨大跨越。

徐景权对于文字是极放纵的,形貌气味都有点像《水浒传》或《堂吉珂德》那样大大咧咧、信马由缰。或许,在小说家那里,只有经过酷似自虐般的反复删改,才能使他心安理得。可是,

马楠非奇人奇士,不可能做奇友,却终成契友,因为她有赤心——对身边生命的赤心。

从马楠起,《日夜书》的“奇友”观发生了变化,从奇人中求奇友不可得,遂从非奇人中寻友人,“赤心”的标尺更突出了。

郭又军:

郭又军无奇才、奇性格、奇经历,只是会关照人。在“我”一心求奇友的阶段,“我”只是同情他被小安子这样的妻女所苦、被城管欺负,感谢他在下乡第一天帮了我,却并不看重他。待到中后部,他在“我”心中的分量逐渐加重,原因是他有某种赤心:年复一年地张罗回城知青的聚会,重访白马湖时一人兜起全部同行者赖的饭账……但他的赤心却仅限于白马湖知青圈子。

郭又军,非奇人,有某方面赤心,过早逝世,使“我”悲伤不已。

吴天保:

第一章写大甲时,吴天保即已出现——对知青苛刻管理、脏话骂人的茶场场长,外号“猴子”。书的前半部写他的笔墨不少,却不入奇人之林。他晚年归田为老农,与贪官斗酒灭了贪官威风,教农民子弟打败城中富豪子弟,见世风败坏便为国而忧,被人讥笑,却见赤心。

秀鸭婆(梁队长):

梁队长也是管理过知青的一个农村人,在上梁干活时摔下来“砸坏了男人的东西”,他体谅出轨的妻子,赎回并养大两个妹妹,为刻薄的堂叔养老送终,见出赤心。小人物在小处显赤心,不亚于大英雄济世。

一只猴子:

知青点养的一只淘气、烦人的猴子,对人却有真情、痴情,马楠离开时它痴疯般攻击人。

孔夫子是“礼失而求诸野”,韩少功是“赤心失而求诸猴”了。

贺亦民(贺疤子):

书的后半部分出现了一个既是奇人、又有赤心的人物:贺亦民。作者兴奋了,回到小说原初“奇人”、“赤心”两把尺子并用的主线,遂大写特写,有关贺亦民的篇幅占到全书的五分之一,比书中写其他任何一位奇人都要多。

贺亦民读完小学便辍学,在街头混成扒手、

扒手王,下乡运动时坚决不下乡,因此不算知青,只在城里抓捕扒手风紧时来知青点混个几天,一口流氓腔遭众知青嫌。“我”和他是小学同学,知道他小时候被迫辍学的伤痛,故能包容、接待他。后来,他在监牢中自学电工技术,以实践经验 and 诡异思路钻研电器发明,成为天才发明家。他发明的深井数据传输技术比西方最先进的同行快许多倍,若同意卖给境外石油巨头,就可换回个人的金山银山。但他就是想“献”给自己的国家,北方大油田上以石油城面貌呈现的国有企业“是他心目中最具体、最实际、最有手感的国家”的象征。可是,油田的官僚体制使其发明活活闷在资料柜里。贺亦民因此骂:

“你们这些政府和国企的官爷……在办公室坐出了一个屁股,在馆子里吃出了一肚子好下水,爱一下国就这么难?……每天上班八个钟头,你拿一个钟头来爱一下行不行?……”

在人生还有自由的最后一刻,他把自己的发明资料一键无偿公布于网上,给了社会和国家。一个扒手出身、一身“二流子”气息、被人轻贱的人,在最后时刻彰显了他报国的赤子之心。“我”曾被他邀到油田帮他说项,是他的故事的见证者,见出宝石和顽石同体,英雄原在民间。

贺亦民是“人渣”出身的奇人、奇士,却终是我的奇友,因其有大赤心。

马笑月和一个刚睁眼的孩子:

马涛的女儿因遭父母遗弃而形成病态性格,愤恨父母时用碎玻璃划破自身,为不能进电视台工作而跳楼自杀。最后竟准备开枪射杀“我”——哺育她长大的姑父,杀“我”不遂后自己跳崖而亡。她在开枪前有一段段指斥:

“你和我那个爹,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大骗子,几十年来你们可曾说过什么话?又是自由,又是道德,又是科学和艺术,多好听呵。……你们也是一些人渣……”

这样病态的人儿,竟然也内藏赤心。马笑月和最后出现的“刚睁眼的孩子”都是“我”求友、觅心不可缺少的一环:虽然“前不见古人”、同辈皆潦落陨折,但并非“后不见来者”——从后来者中可觅赤心友。只是,这两位“后来者”一个自毁,一个不能与“我”同享那遥远的未来。全书以希望结尾,满含悲哀。

但“我”毕竟曾找到奇友或奇友的影子,从卑劣中、粗鄙中,“人渣”中,找到过那蒙垢、带垢的真金——那虽然微小但确实红热的赤心。

在面对女儿的时候,所有技巧与修辞都可能成为一种累赘,在讲述的过程中,有关女儿童年的那些碎片,作者都尽力做到轻拿轻放,尽可能避免那些旧事物的灰尘扑落下来。比如当年女儿的作文本里写到:“做完(完)作业就去完(玩)”,类似的一些细节,徐景权总是津津乐道,像收集在罐子里的甜蜜液体,一勺子一勺子地舀起来,然后又重新倒进罐子里,陶醉于液体流泻过程中溢出的那些温暖。他既是在给女儿写信,也是在一遍又一遍地加深对这些美好往事的记忆。

在我看来,任何书写的终极指向都应该是内心的气度、胸怀。这些东西直接作为骨架,支撑起所有文字的重量。在徐景权这些絮絮叨叨的语重心长里,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根植于传统土壤里的众多品质,譬如他在教导孩子的时候,总是说不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,都应该万变不离其宗,这个宗,就是人之本色,也就是做人的道德准绳,当然,也可以理解为某种信仰,比起世故、圆滑、精明,他更愿意看到一点直率、正义、真诚的儿女。

所以,从这个意义上讲,这本册子的精彩之处,除了那些温暖的、柔软的、流动在表层的气息以外,还因为它拥有一根内在的坚硬、挺拔、高尚的脊骨。

『少年冒险侠』系列亮相王府井书店

本报讯 7月26日,科幻冒险作家超侠携《异螺》《噬卷》《幽暗之光》《蜡人古堡》等“少年冒险侠”系列新作亮相北京王府井书店“暑期文化消夏专场”主题系列活动,与广大小读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互动交流。

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的“少年冒险侠”系列目前已出版到第8部,讲述了云南德宏两个酷爱冒险的少年遇到种种超自然的怪现象、经历惊险恐怖的冒险、破解离奇古怪案件的故事。作品集科幻、推理、惊险、幽默等元素于一体,悬念迭起,扣人心弦。见面会上超侠表示,自己小时候也有过种种顽皮冒险的经历,这套“少年冒险侠”就是根据对自己真实经历的回忆和想象创作而成的。他还介绍说,自己将参加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,到云南边境梁河县进行采访和创作,因此“少年冒险侠”后面的故事也将围绕梁河的南甸土司和葫芦丝文化展开,力求实现科幻悬疑与民俗文化

的结合。希望小朋友们多读书,始终保持童心和好奇心,这样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(武 新)

■关 注

诗人,在韵律与魔幻之间,以词语把自己(当然也把读者)带入一个倾情与享受的时代,他站在生活之间,却又独立于生活,把充满了激情、质疑、向往与挣扎的东西,不断变换在词语的组成与序列中,在吟唱的兴奋中,把强烈的个人自我情绪与欲望充塞在词语的音阶上奏鸣,把自下进入诗歌的神圣,转化为自上而下的一种生命变化。随即,一种诗与生活的现在时状态就会喷薄而出。它是深邃遮蔽的,当然也是澄明敞开的。

真正的诗人用诗来缓解自己和现实的分裂。他们以诗句的冷峻与诗眼的锐利感受人类生命正真的温度,以诗的书写缓解理想与现实的冲突,更以纯真的眼光发现生活与道路之间的真理曙光。在生活与诗之间,他们用最渺小的字穿越灵魂,穿越时空,让它无限放大,放大到整个人类的精神时空中,他们宛如一群拾荒者,把柴火堆集燃烧,葬送那些刺骨的寒冷和蜇人的毒虫,然后,在吟诵的清唱中,迎来一缕缕暖阳和一枚枚嫩黄叶。于此,边缘不边缘真是无所谓了,因为诗人们在生活中站起、坐下,倚着墙角或攀上悬崖,他们相信,生活并非每天都是亏待。

真正的诗人是内敛的,正如艾米莉·狄金森那样,不在乎发表的数量,也造就了她未被时尚熏染甚或变质的幸运。狄金森的孤独不是她的单身,而是她的诗。而正是孤独,让她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保持了真正的清醒。

电子技术高度发达与方便的网络书写日益把诗和诗人搅混,然而,真正的诗歌却又在见证我们。诗歌不是一份拟擦去了又重写的、轻而易举的嬉戏文字游戏,它的神性与理性是与诗本身不可分割的,时代尽管浮躁,但诗予文学、予社会的审美价值,就像是金子在器物中一样,是以它的含金量代替器物而存在的。

在现实面前,诗人每天面临着两种状况:重复的虚假和不断涌出的新鲜刺激。重复的虚假以各种诱饵迫使诗歌涌向它的中心,然后用各种方式包围诗歌,让诗歌在各种层面上屈从于它。而现实中不断涌出的新鲜,不停地刺激着诗人,让他的诗在徘徊、怨愤、伤感中以文字联系这个世界,还现状于真实。诗人试图以诗去见证社会,让世界知道诗是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建构。像诗人米沃什一样,用碎片去谱写一个完美的世界。

诗歌不是用词语包围和装饰世界,而是以词语影响、激越这个世界。词语、诗人、现实这三者之间往往是矛盾、对抗的,词语对于诗人是一个陷阱,语词之于现实,是一种隐喻或行动。然而,诗歌即使被社会前行的步伐所路没,却依旧存在于诗人和懂诗、爱诗的读者心中,这似乎就是诗歌存在的理由。

在诗的表达上,现象与生存正在产生一个可怕的文化现象:“断桥”与“鹊桥”。这是两种不同的境遇。“断桥”说在于因有高科技表达的简便快捷,使诗与传统、诗与现实的创新中有了断裂和极不一致的方向。敲敲键盘便让句子分行成诗,或即写得顺口溜变诗而自成诗人的那种“流行诗”。虽然看起来诗又有了新的兴盛,但却与真正的诗有实质区别。“鹊桥”说指阴谋中转移真诚的虚假有了冠冕堂皇的正位,而面对现实,除了忠诚,便是虚假与诗性的无能——那便是一些应时诗,“鹊桥”诗,尽管声音响亮,却使真正的诗与诗人蒙受屈辱。故某些诗歌虽然火爆热闹,但只是浅薄的喧嚣。“断桥”后面呈现的宁静的真诗内核,在将批判转化为艺术的时候,呈现的是冷峻、坚硬的高尚。在这里,它是浓缩了的的人文。

诗歌不是红酒,也不是咖啡,它常常把诗人和语词带到一个挣扎的痛苦空间。当然,也是更具张力与新的生命力的空间。为此,当下的诗歌创作,既要有宽广的国际视野,又必须富有自己的本土情怀,才会使中国诗歌具有国际性。

孙方友同志逝世

河南省文学院退休干部孙方友同志,因心脏病突发于2013年7月26日在郑州逝世,享年64岁。

孙方友,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,1995年加入中国作协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鬼谷子》《衙门口》《女匪》《乐神葛天》,新笔记体小说《陈州笔记》系列,《小镇人物》系列等,以及中短篇小说集《鬼谷构成》《水妓》《贪兽》《女票》《美人展》《各色人等》《黑谷》《流释》等多种。其作品曾被改编为电视剧《鬼谷子》《工钱》《衙门口》等。作品曾获第二十届飞天短剧奖、首届中篇小说麻雀奖等。

林国雄同志逝世

黑龙江省新闻社文艺部原主任、黑龙江作协朝鲜族创作委员会主任会长林国雄同志,因病于2013年7月17日在哈尔滨逝世,享年70岁。

林国雄,笔名韩春,朝鲜族。2010年加入中国作协。著有诗集《没有地址的信》《彩虹》等,曾获黑龙江政府文艺奖等。

诗歌与生活的一种状态

□王学海

《黔上听香》讲述旅游爱情故事

本报讯 作家山峰日前携作品《黔上听香》在北京举行了读者见面会。《黔上听香》通过上海白翎丽人听香和北京音乐人白雾在贵州邂逅的爱情故事,描绘了一幅唯美的贵州旅游爱情地图。很多读者因阅读《黔上听香》而前往贵州旅行,并称该书

为“书信体旅游爱情小说”。见面会上,山峰坦言自己的创作初衷是感觉现代人的生活太累了,希望读者从小说中找到心灵的安静,放慢脚步。自己原本只是希望为贵州写一个好故事,但能让读者如此向往贵州,是自己始料未及的。(欣 闻)